

危险名单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
在这里，没有弱者

张和平 著

危险名单

张和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险名单 / 张和平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71-2644-7

I. ①危…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6157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史会美
文字编辑: 崔文婷
封面设计: 淡晓库
责任印制: 佟贵兆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22.75 印张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ISBN 978-7-5171-2644-7



目 录

第一章	逃难列车	/ 001
第二章	八仙洞	/ 012
第三章	衣锦还乡	/ 021
第四章	离奇爆炸案	/ 035
第五章	漂亮女教师	/ 047
第六章	第一次接头	/ 059
第七章	醉翁之意	/ 069
第八章	恶性事件	/ 085
第九章	迷情张家口	/ 096
第十章	心猿意马	/ 108
第十一章	桃条沟之行	/ 119
第十二章	表哥来访	/ 128
第十三章	赵雪梅	/ 143
第十四章	谁是章鱼	/ 151

第十五章	诈尸还魂	/ 165
第十六章	树上开花	/ 176
第十七章	疑心重重	/ 192
第十八章	保密局里的枪声	/ 207
第十九章	特殊照顾	/ 219
第二十章	约会	/ 234
第二十一章	绑架	/ 245
第二十二章	告密	/ 257
第二十三章	智斗	/ 267
第二十四章	欲擒故纵	/ 278
第二十五章	支前	/ 289
第二十六章	暗杀	/ 302
第二十七章	英雄	/ 315
第二十八章	相亲	/ 329
第二十九章	圈套	/ 339
第三十章	血色黄昏	/ 350

第一章 逃难列车

1

又要打仗了。

1948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热得出奇。一辆从张家口开往北平的蒸汽火车正吐着粗气，在平绥铁路上疾驰着。

这列火车只有五节车厢，而且还都是硬座。

张家口距离北平虽然只有二百多公里，但列车出了张家口车站后就走走停停，走出半天时间，还不够路程的一半。

与其说这是一辆旅客列车，倒不如说是逃难列车。列车上的乘客大多是在张家口做生意的、当官的，当然也不乏一些官太太。由于战乱，那些趾高气扬的官太太们早已经不见了昔日的风光，顾不得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个灰头土脸垂头丧气的。有的蜷缩着身子昏昏欲睡，有的则惊恐万状地观看着车窗外，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北平去。车窗的外面，一队队行色匆匆的国军士兵在向张家口的方向前行，队伍拉得老远老长。而更远处的乡村土路上，则是另一番景象——

蠕动着缓缓而行的马车和携家带口的逃难者，他们在向相反的方向而行。可怕的战争正在张开令人恐怖的血盆大口，悄无声息地向这里逼近。

李云芳紧裹着灰布衣服，蜷缩在车厢的一角，身体随着火车单调而又有节奏的“咣当咣当”的车轮声晃动着，对面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依偎在母亲的身边，惶恐不安地望着身边的大人们。而小男孩的母亲则强作欢颜，不时地抚摸着孩子的脸颊，嘴里说着安慰的话语。

正值盛夏时分，天气异常炎热，车厢里到处是难闻的汗腥味，让人感到有些窒息。尽管捂着鼻子，李云芳仍然感到酸臭味直往鼻子里钻，一阵阵恶心袭来，于是她便掏出手绢在脸前不停地扇动着，一来赶走越来越大的酸臭味，二来暂时平静一下自己焦急的心。

就在昨天晚上，李云芳的舅舅也就是保密局张家口站副站长李宝库面色沉重地告诉她，平绥纵队在龙城县所有的音信全部中断了，张家口站连续派出两个小组去恢复工作，但这些人一去便落入了共军的手里，从此杳无音信。李宝库考虑到李云芳是龙城人，又是自己的外甥女，对龙城人熟地熟，才派她返回龙城去和一个叫章鱼的人接头。当李云芳问起平绥纵队的相关情况时，李宝库却只字未提，只是告诉了她接头的半句暗号——这对于她这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女特工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酷的考验。

在不远处的走廊里，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小鼻子小眼睛的秃头男人，样子虽然有点儿邋遢，但两只眼睛却小而机灵，就像偷油的老鼠，东张西望。此时，他正观察着李云芳的周围，生怕有人欺负李云芳——他叫韩老七。将伴随着李云芳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

李云芳正在闭目思考，耳畔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请问这位小姐，您在张家口是做啥生意的？我看着您咋这么眼熟。”李云芳慢慢睁开眼睛，只见一个三十多岁戴着灰色凉帽的男人正一边扇着扇子，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

凉帽男人的对面则是一个穿黑衬衫的短发男子，跷着二郎腿悠闲自得地看着报纸，他是保密局北平站情报组的副组长梅凤祥，刚刚在张家口执行完一项绝密任务，正准备返回北平复命。凉帽男人一副生意人打扮，一双好看的眼睛好像在向她刺探着什么。李云芳毕竟在军统和保密局干了几年，只略微看了对方一眼，便感觉出对方的一不一般。他虽然一身的生意人打扮，但眉宇间却隐隐

显露出一丝军人的气质。她断定这个男人不是个纯粹的商人。

“我，我是个教书的，前两天到张家口看我舅舅。”李云芳按照舅舅事先的嘱咐，随口应答道。

凉帽男人呵呵一笑：“请问小姐贵姓？”

“姓胡。”胡玉兰是她在龙城老家的名字，也是这次执行任务用的化名。

“兵荒马乱的，你怎么就一个人出门呢！来我这里坐坐。”凉帽男人笑着挪了挪身子，腾出一块儿地方。

“谢谢，不用了。”李云芳一笑，露出了两个迷人的酒窝儿。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出发前，李云芳尽量把自己打扮得老气一点，甚至连脸都没有洗，装成了难民的模样，但还是吸引了这个男人的目光。

“过来坐吧，顺便聊聊。我叫王大力，是做珠宝生意的，说不定到了北平后咱俩还能再见面呢。”

“让一让，我出去方便一下。”梅凤祥放下手中报纸，冲着李云芳淡淡一笑，然后站起身，向甬道一端的车门方向走去。

梅凤祥的这一笑，使得李云芳心中一哆嗦，她隐隐约约感到，这个人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又一时想不起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李云芳把头埋得更低了。此时，她牢牢记着舅舅的嘱托，这次任务特别重要，千万不能暴露自己。

“胡小姐家住北平哪里呢？”凉帽男人见李云芳没有反应，又搭讪了一句。

“在西直门附近。”李云芳胡乱地说着，因为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她在北平的西直门住过，对那里情况稍微熟悉一点。

“碰巧了，说起来，咱们俩还是邻居呢！我家也在西直门附近。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回到北平，可以到我家去坐坐。”那男人欠了欠身子，笑着递过来一张名片。

李云芳接过散发着香水味儿的名片，低头看了看，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北平顺德珠宝行总经理王大力。李云芳早就听人说起过这家珠宝店在北平很有名气，而且在军统中央特训班培训的时候，赵克辉曾经带着自己到那里逛过，还在那儿买过一个手镯。于是她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腕，但她的眼睛随即就移开了，因为她早已把那只价格昂贵的翡翠手镯给丢弃了。

李云芳本想多和王大力说上两句话，说不定自己以后再到北平去执行任务，

还能用到这个人。但此时，赵克辉和舅舅的头像同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让她不得不小心行事，特别是临行前舅舅曾叮嘱过自己的话，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自己，于是她冲着王大力莞尔一笑，摆了摆手：“谢谢，不用客气。”说着便把名片放进了衣兜里。

那个王大力还在笑着追问：“请问胡小姐，你舅舅在张家口是做什么的，说不定我们还认识呢！”

“我舅舅是做皮货生意的。”李云芳继续编着瞎话，因为张家口的大境门附近到处都是皮货店。

出于职业的本能，她一边回答着王大力的问话，一边用眼睛向四周观察着。她发现在王大力身旁的走廊中，还有两个膀大腰圆的男人，在王大力说话的当口，这两个人的眼睛在不时讨好地看着他。看来他们是一伙儿的，一看都不是善茬儿，李云芳这样判断着。

“请问胡小姐，在北平的哪个学校教书呢？”王大力冲着李云芳笑了笑，继续问道。

本想随便说几句话就能把对方骗过去，没想到碰到一个刨根问底儿的家伙，李云芳心中掠过一丝不快：“我在……”她感到有点难以自圆其说，不免憋得满脸通红。

“看来，胡小姐不方便告诉喽！那就算了，也是，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坏人特别多。”王大力自我解嘲地笑了笑，不再言语了。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李云芳，把李云芳看得有点儿不好意思起来。于是，李云芳便把头低垂下去。

一个留着小胡子流里流气的男子一手拿着柴沟堡熏鸡，一手拎着酒瓶子踉踉跄跄走了过来，嘴里还在拼命地嚼着鸡肉。车厢里立刻又多了浓浓的白酒味儿。当小胡子走到李云芳的面前时，眼睛陡然一亮，嬉笑着把吃剩下的半个鸡腿递了过来，然后色眯眯地说道：“看你的小模样长得不错，来，吃个鸡大腿儿。”说着，他的整个身体摇摇晃晃地几乎栽倒在李云芳的身上。

甬道中一个正在玩耍的小男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你个败兴鬼，穷折腾个啥？瞧把俺们吓的！”小男孩的母亲一边护着孩子，一边瞪了小胡子一眼，指着小胡子狠狠地骂道。

小胡子根本没有顾及小孩子母亲的喊叫声，而是死乞白赖地看着李云芳，

不怀好意地笑道：“这可是正宗的柴沟堡熏鸡，你尝尝，挺好吃的。”说着竟然把鸡腿杵到了李云芳的嘴边。

“你混蛋，无耻。”李云芳顿时跳了起来。她想发作，想一拳把这个无赖揍趴下，但最终还是按捺住了，没有出声，只是透露出一丝怨气。

韩老七缓慢站起身子，两只眼睛射向小胡子，慢慢向这边走来，两只手也瞬间变成了拳头。

王大力和颜悦色地看了看小胡子，慢慢站起身：“我说，大家都出门在外，相互多担待点儿。”

小胡子瞥了王大力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说：“呵呵，人们都说乱世出英雄，这年头啥人都有，有本事留在张家口甬走呀，在这里充啥大瓣儿蒜！想英雄救美呀，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王大力仍不紧不慢地笑道：“这位老哥说话客气点，免得闪了你的舌头。”

小胡子不屑一顾道：“呦呵，我倒要看看，你装什么大尾巴狼？你是赶哪趟车的呀？”说着举起拳头向王大力打来。

周围的旅客立刻发出了一阵嘘声：“小伙子，还不赶紧躲开呀！”

“你咋还不躲呀，真是的！”

旅客们不禁为王大力捏了一把汗。

王大力仍旧呵呵笑着，不慌不忙地摇动着扇子。

小胡子突然浑身痉挛起来，举起的拳头僵在了那里，“哎呀哎呀”叫个不停，原来他的手正被身后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攥在手里。在壮汉的背后，梅凤祥依旧冲着李云芳微笑着。

那壮汉哼了一声：“我就是赶这趟车的，小子儿，放尊重点，快点儿给这姑娘道歉，不然老子捏碎你的骨头。”

小胡子又挣扎了几下，想和壮汉较劲儿，结果壮汉的手稍微用了下力气，小胡子便疼得五官都错了位，扯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哎哟，好汉快松手呀，疼死我了！”

壮汉厉声喝道：“瞧你个揍性，就这点儿本事呀！还敢跟你爷爷我叫板，还不快给姑娘道歉！”

王大力站起身，拿起自己喝剩下的半瓶啤酒，慢慢倒在了小胡子的头上，

然后笑了笑：“滋味儿怎么样？”

小胡子难堪地左右看了一眼，有点委屈地来到李云芳跟前，弯腰鞠了一个躬，小声说道：“这位姑娘，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壮汉攥着小胡子胳膊的手又略微用了点力气：“小子，说话咋像个娘们儿，大点声，这位小姐没听清。”

小胡子顿时“哎哟、哎哟”叫了起来，赶忙大声道起歉来。

壮汉感觉还有点不解气，用力一揉。小胡子晃晃荡荡地跌坐在了地上，然后爬起身灰溜溜地跑了。

看到小胡子的滑稽相，李云芳不好意思地笑了，她来到王大力跟前，深深鞠了一个躬：“多谢您的搭救……”

王大力也站起身，笑道：“别客气，都是出门在外，说话办事儿都得留一条后路……”

“大家让一让。”梅凤祥从人群后面穿了过来，坐下后，冲着李云芳笑了笑，拿起报纸继续看着。

旅客们议论纷纷起来：“就是，就是，这个小胡子忒可恶了。”

“虽说是要打仗了，可也不能胡来呀！”

“是呀，这年头，天天打仗，啥时候才能太平呀！”

一提起打仗，旅客们又唉声叹气起来。

2

车窗外忽然传来沉闷的炮声和列车紧急制动时车轮与铁轨摩擦刺耳的声音。紧接着，几架飞机呼啸着飞过来，巨大的引擎声让人感到一阵阵紧张。

突然，列车缓缓慢了下来，最后竟然发出了巨大的制动声，慢慢停了下来。

李云芳心里一怔，看来舅舅的担心是对的。昨天晚上舅舅叮嘱过她，由于战乱，这趟列车经常晚点不说，弄不好还会中途停车。傅长官虽然使出了看家的本事，在沿途部署了很多的兵力，全力保障平绥线的畅通，可是小股的共军也在拼命破坏铁路，并在不断向张垣地区集结，准备包围张家口，进而威胁北

平的安全。

“火车走不了了，前边的铁路被共军破坏了，大家下车自己想办法吧。”一个铁路警察大声吆喝着。

铁路警察的话语如同炸弹一样，在车厢里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乘客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这可怎么办呢，从这儿到北平还有一半的路程呢！”

“这些挨千刀的，我们可咋回北平呀！”

“就这么把我们扔在荒郊野外啦！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该怎么办呀？”那些刚才还得意洋洋的太太顿时号啕大哭起来。

回家的路没了。李云芳心中掠过一丝不安。虽然她在回来的路上做过种种最坏的打算，但却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当听到了这个消息，不免有些紧张，她下意识地向下看了看，想找韩老七商议一下对策。

突然，窗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枪炮声，乘客们惊慌失措起来，有的抱成一团，有的竟然趴在了地上。

“共军来啦，大家快跑呀。”人群中不知是谁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一车人霎时炸了营，纷纷拿起行李向车门跑去，准备夺路而逃，车厢里立刻乱成了一锅粥。

李云芳拎着皮箱，夹杂在逃跑的人群中，拼命奔跑着。刚跑出不远，就听到身后突然传来两声清脆的枪响。此时她已经顾不上许多了，加快步伐向站外跑去，刚跑几步，就发现王大力也跟了过来。王大力一把拉起李云芳冲进了站台外一人高的玉米地。当看到共军没有追来，李云芳才停下脚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粗气。正在这时，她又听到了两声清脆的枪响，枪声就在附近，李云芳本能地回头一看，王大力一头栽倒在自己的面前，再往远处一看，小胡子正拿枪指着自已，而刚才那个壮汉也口吐血沫儿倒在地上，身体痉挛着，他手里还拎着两个大箱子。

“你……”李云芳顿时火冒三丈，赶忙从怀中掏枪。

但还没等她拔出枪，小胡子一下便把她掀翻在地：“小娘们儿，哪儿跑？实话告诉你，老子吃这条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想和我作对，没门儿。看来老子今天赚了，你要想活命，就拿着箱子，乖乖跟我走。”小胡子露出了得意之色。

李云芳无奈地站起身，拎起了其中的一个箱子。当她看到倒在地上满身是

血的王大力时，才真正感受到了血腥味儿。说实在的，以前她也杀过人，但那都是一些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人，而现在倒在眼前的是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大男人，并且是救过自己的恩人。

“别看了，他已经死了，走。”小胡子厉声喝道。

李云芳绝望地望着小胡子，没想到还没有到龙城，自己就这样完蛋了，她有点不死心，仍在盘算着如何脱身。

小胡子一手拎着箱子，一手用枪指着李云芳，押着她走出了玉米地，慢慢向前走去。

对，自己的箱子呢？韩老七呢？李云芳这才发现，跟自己同行的韩老七没影了。他带的箱子里不仅有李云芳的换洗衣服，而且还有一本《康熙字典》——只有她才知道这本字典的真正用途。唉！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呢！自己有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这是哪儿呀？李云芳用余光看了一眼小胡子。当她看到小胡子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时，先是一阵紧张，紧接着定了一下神，她有了主意。李云芳把箱子放在了地上，转过身，拍了拍身上的土，又捋了捋自己的满头秀发，冲着小胡子努了努嘴，进而媚笑了起来。

小胡子不解地问：“你笑什么？别他妈的磨蹭，快点儿走，别跟老子玩心眼儿。”

李云芳挺了挺胸：“放心吧，我现在是你手中的羊羔，跑不了的。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呀？”

小胡子高兴地说：“去我家。”

李云芳惊奇道：“去你家？”

“今天晚上你陪老子玩舒服了，老子一高兴，没准儿明天就把你放了。要不然，可别怪老子手下无情。”小胡子似乎有点忘乎所以。

李云芳想，只要自己的手能伸进衣袋，就能很快结果这小胡子的狗命。她挤眉弄眼地冲着小胡子笑了笑，摆出一种风骚样子：“何必呢，这里不是也没人嘛！”

小胡子四下看了看，有点儿犹豫。

李云芳又用挑逗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并轻声呻吟了两声。

小胡子终于上钩了，他举枪的手慢慢垂下，然后不顾一切地向李云芳扑来。

李云芳瞅准时机，一拳重重打在了小胡子的脸上。小胡子应声倒在地上。就在小胡子的手枪飞起的一刹那，李云芳飞身把枪接在了手里，用枪指着小胡子：“就你这点儿能耐，还想和姑奶奶玩吗？”

也许是李云芳下手太狠了，小胡子倒在地上嗷嗷怪叫起来：“姑奶奶，饶命呀！”

李云芳不屑一顾道：“瞧你那点儿德行！”

小胡子龇牙咧嘴地说：“姑奶奶，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今天遇上姑奶奶，恐怕你已经没有下一次了。”李云芳用枪指着小胡子，要扣动扳机。

“组长，组长。”韩老七一瘸一拐地向这边走来，原来他受伤了。李云芳惊奇地问道：“究竟是咋回事儿？你伤在哪儿了？”

韩老七扬了扬胳膊：“不大碍事儿。刚才你下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救你的王先生在跟踪你，这个王八蛋跟在你俩身后，我想他一定还在打你的主意，就跟踪了他，没想到，这个王八蛋还有帮凶。刚才我在与那个帮凶干仗的时候，受了点伤。组长，你没事儿吧？”

李云芳淡淡一笑：“我没事儿，那咱们走吧。”

韩老七说：“现在咋走呢？又没车。”

李云芳回头看了一眼仍在地上嗷嗷叫的小胡子，厉声说：“起来，跟我走！”

小胡子刚刚吃力地爬了起来，又被韩老七打翻在地上，他一脚踏在了小胡子的背上，伸手还要打，被李云芳制止住了。她眼珠一转，喊道：“小子儿，你想活命还是想死？”

小胡子趴在地上，一个劲儿地作着揖，带着哭腔喊道：“姑奶奶，我想活，饶我一条狗命吧。”

李云芳冷笑道：“小子儿，想活命行，就跟着姑奶奶干，到时候保证你吃穿不愁。”

小胡子一听，赶忙给李云芳跪下了：“感谢姑奶奶不杀之恩。”

李云芳道：“你叫什么名字，干吗在铁路上抢劫？”

小胡子哭诉道：“姑奶奶，我叫张二愣，原来是国军第53军的，后来家里老母生病了，开小差跑了回来。为了给老母治病，就开始吃这条铁道线。后来我尝到甜头了，想收手也不行了，就拉起了杆子，现在住在金鸡岭。”

李云芳先是骂了一句：“党国的败类。”但她很快又问：“你的队伍有多少人马？”

张二愣哭着说：“有三十多个人。”

李云芳心中一阵窃喜：“这么说，你还是个大当家的。等哪天带我到山上去做客。对了，你的队伍都是些什么人？”

张二愣哭笑不得地说：“我那几个喽啰，有几个以前当过兵，还有几个家里确实揭不开锅了，才上山为匪。”

李云芳收起了手枪：“现在时局动荡，不知你有啥想法，为何不带着大家走一条明路。”

“一条明路？”张二愣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李云芳笑了笑：“这样吧，你跟着我们干。”

张二愣顿时恍然大悟，冲着胡玉兰抱拳作揖道：“好好好。今后您就是我们的大当家的，请受兄弟一拜。”

李云芳呵呵一笑：“既然你愿意，那咱们就说好了，我先到龙城县办事去，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李云芳打开两个箱子，几个人的眼顿时一亮，原来箱子里不仅装了很多值钱的古董，还足足装了几百个大洋，最后竟然在箱子底下翻出来一个国军的军官证。李云芳拿起一看，鼻子险些气歪，只见上面写着：第53军作战参谋王大力。上面穿军装的照片和血泊中的王大力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败类！党国的败类。”李云芳又重重地骂了一句，她心里明白，这个王大力要么是临阵脱逃的军官，要么是和国军相互勾结发战争财的奸商，她想了想，拿出二百个大洋递给了张二愣。

张二愣吓得直哆嗦，不敢接：“姑奶奶您饶了我吧，我不要。”

李云芳横眉立目道：“嫌少吗？”

张二愣哆哆嗦嗦地说：“我哪儿敢呀，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再说了，您又是我们的大当家，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下，弟兄们可有了靠山了。”

李云芳命令道：“张二愣你听着，这些钱你先给弟兄们分分，到时候我会随时找你的，你如果敢欺骗姑奶奶，这就是下场。”说着李云芳甩手就是一枪，刚刚落在树上的一只小鸟应声落地。

为了防止流弹，李云芳来到一个高处，借助树的掩护，不停地变换着姿势

观察着，过了好久，才在西南方向隐约看到一个村子。李云芳想了想说：“张二愣，你马上回村去，给我找一辆马车，我和老七要趁着黑夜赶路。”

“这……”张二愣看了看李云芳皱了皱眉。

李云芳威胁道：“你胆敢跟姑奶奶玩花花肠子，到时候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张二愣一下子又跪在了地上，苦笑道：“姑奶奶，我哪儿敢呀？我是想请您到山上去，和弟兄们见个面儿。”

李云芳呵呵笑道：“到时候，你不请我也会去的。可是，今天姑奶奶没时间，我们要赶路。”

韩老七趴在李云芳的耳旁小声说：“我看这小子有点不靠谱，不如干掉他算了。”

李云芳瞥了张二愣一眼：“谅他也不敢。”

张二愣果然没有食言，时间不长，就找来了一辆马车。

李云芳把包裹扔在了车上，然后和韩老七跳上马车，准备要赶夜路。张二愣摇了摇鞭子想上车，却被李云芳劈手夺了过去：“张二愣，今天你不必去了。”

张二愣不解地问：“大当家，你不要我了？”

李云芳笑道：“你这几天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等我的消息，到时候我会派人来找你的。”

“是是是。”张二愣点头哈腰地一连说了三个是，才拎起地上的两个箱子，一瘸一拐地向村子走去。刚走几步，他又回头问道：“姑奶奶，到时候我到龙城去找谁呀？”

李云芳头也不回地说：“胡玉兰。”

第二章 八仙洞

3

在南京的蒋委员长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派重兵向山东和陕北开展的重点进攻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晋察冀和冀热辽的解放军却在察哈尔的东西两侧同时展开了强烈的攻势。不到两年时间，张家口以西、以北的大片区域先后解放，1948年8月，塞外重镇龙城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华北的战局发生了扭转。国民党傅作义集团在张家口的统治摇摇欲坠了。而此时，远在南京的蒋委员长对眼前的战局也无可奈何，只得对着墙上的地图望北方，感叹共产党的厉害和自己手下的无能；北平的傅作义仍在举棋不定，一边是蒋委员长要他南撤加强长江防线的命令，一边是有着数百年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城——北平城。另外，傅作义的内心深处想到的还有另一个去处，那就是绥远。

张家口西接绥远，南连北平，历来是兵家必争的要地。而龙城县因为毗邻长城，战略意义更加重大，同时也是傅作义西撤的必经之地。龙城的解放，无疑使北平的傅作义无比震惊，因为解放军随时会把北平和张家口分割开来，到